

方言撷趣

民俗采风

镗神

林红宾

难读的牟平地名儿

王锦远

读错牟平地名,与学历高低、识字多少没有多大的关系。与什么有关?与是不是牟平人有关。

——题记

朱塔堡

位于牟平区莱山镇(现莱山区莱山街道办事处)驻地西南,外夹河东,地处半丘半泊。明初王姓迁来定居,因村北塔上有一堡,西塔上有7个珠子,故命名为珠塔堡,后珠演变朱,遂名为朱塔堡。

很多外地人将朱塔堡村名中的“堡”,读为bǎo(保)。二十多年前,我曾在莱山镇机关工作过,有幸见过一位刚到机关入职的外地人曾“保”过一次。这位家是外地的小伙子,毕业于国内一所名校,被分配到镇党政办公室做秘书工作。一次会前点名时,这位外地的小伙子将朱塔堡念成了“朱塔保”,话音刚落,就赢得了台下的一片笑声,瞬间,这位小伙子就闹了一个大红脸。小伙子不明就里,低下头又仔细地看了看村名,抬头又看了看会场上笑意未尽的诸位,一脸的蒙圈。会后,他私下里请教了一位“老机关”,这才明白了大家发笑的原因,原来那个“堡”字,在这里不念“保”,而应念pù(铺),当铺的铺。

郝家埠

位于牟平区观水镇驻地西南,清阳河西岸,崮山北麓。据传因村址西靠小山,东临清阳河,故名河夹埠。1956年合作化时期,乡政府下达通知时,一名工作人员误将河夹埠写作“郝家埠”——郝姓人聚居的村子,后即演变为郝家埠。按正常发音或标准发音,“郝”应读作hǎo(好),然而当地人却不这么读,而是把“郝”读作huǒ(火)。更有甚者,还把“火”带到了日常生活,一些姓郝的先生和女士,也纷纷“躺枪”,皆被当地人以老“火”、小“火”地叫着喊着。

金山港

位于牟平区姜格庄镇大金山和丰山之间,因位于大金山西,得名金山港。很多外地朋友看到“金山港”三个字后,就如同见到烟台港一样,皆会亲切地脱口而出,jīn shān gǎng(金山岗)。而当地人听了一定会笑掉大牙,为何?前两个字没

有错,当地人也是这么叫这么喊了百年,甚至千年,唯独第三个字——“港”字,当地渔民不喊gǎng,而是念作“jiǎng”(港)。至于为何要把“港”读成“港”?无人能讲得清楚。

马埠崖

在胶东地名中,取“崖”字为名的很多,如荣成的崖头镇,乳山的崖子镇等等,这主要源于胶东的地理地貌。这个“崖”字,凡是上过小学的人,基本上都会读,“yá(牙)山崖的崖。马埠崖,不就是mǎ bù yá(马埠牙)吗?恭喜你,答错了。在当地人的口中,崖字不读yá(牙)。

马埠崖位于牟平区养马岛驻地东北,虫娘娘庙东。明朝时曾在山上牧马,把未驯服之马驱至此易捉,故称陷马崖,后演变为马埠崖。崖还是那个崖,但在这里,在养马岛人和老牟平人的口中,人们将这个“崖”字读作yái(类似于沿的发音),合起来就是mǎ bù yái。此外还有沙河崖、崖后、崖子、陡崖等村名中的“崖”字,也都这么念这么读。

葛家庄

这三个字也会读错吗?是的。准确地讲是那个“葛”字,很多外地人皆会将其读错。大名鼎鼎的诸葛亮,其名字中也有个“葛”字。而葛家庄中这个“葛”字,虽与诸葛亮名字中的“葛”字长得一模一样,但其发音却南辕北辙。

葛家庄位于牟平区玉林店镇(葛家庄现属昆嵛山森林保护区昆嵛镇)驻地东,凤凰顶西侧,是个人口只有300多人的小山村。

这个“葛”字,究竟怎么读?在当地人的口中,此字不读gě(各),而是念gǎ,嘎小子的“嘎”。可是,嘎归嘎,葛家庄人绝对不嘎,且特别“抗嘎乎”(值得结交)。

大屯圈

在胶东以屯为名的村庄不是很多,而在东北则大行其道。什么靠山屯、岔河屯、杏树屯的应有尽有,比比皆是。在东北,屯就是屯(tún),而在胶东,屯则不读tún,而是念作dèn(类似于顿的发音)。也就是说大屯圈,应念作“大拖圈”。

大屯圈位于牟平区玉林店镇驻地东北,地处山丘。据传元末孔姓迁此居住,村周围群山怀抱,远远看上去,酷似一个大半的圆圈,得名屯圈,后村北又建一村,名曰小屯圈,此村遂更名为大屯圈。

大洋口

位于牟平区观水镇驻地东北3公里处,据传明末于姓在此建村,大洋口虽得名于河泮,但此“泮”与河泮的“泮”义同音不同。在当地人的口中,泮不读pàn(盼),而是读bàn(半),“大半口”。

蛤堆后

不是个堆,而是个村,确切地说,是个村名。顾名思义,即蛤堆的后面。该村位于牟平区大窑街道办事处驻地东北,马鞍山南,侯至山东南,村南有蛤堆顶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,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据《牟平县志》记载,明代,曲姓由黄县白马村迁此定居,因地处一蛤壳堆北,得名蛤堆后。

“蛤”标准的读音为gē(革),可是当地人却不走寻常路,硬是把gē念成了gǎ(嘎)。其实不独蛤堆后人这么读,这么念,老牟平“银”(人),甚至老烟台“银”(人)也这么叫,这么说。“走,咱赶蛤(嘎gǎ)去!(意为到海滩上拾蛤或挖蛤)”,或“走,咱买蛤(嘎gǎ)去!”

“牟”字读音

牟平常常被外地人读成——móu(谋)píng(平),这让老牟平人听上去十分地刺耳,甚至还有几分无奈。其实正确的读音是mùpíng。发牟字音时,最好能适当拖长一点点——mù(木)píng(平),老牟平人都这样念。相应地,那些牟姓的朋友,我们在称呼时,也应称其为mù(木)先生和mù(木)女士。当然,这一点与其是不是牟平人无关,而是与现代汉语的规范有关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告诉我们,“牟”作为姓氏,应读mù(木)。

为何以上这些地名的读音竟是如此的另类?这还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,个中原因,大概与胶辽官话的来源、演变以及当地的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、民俗方言等有关吧?

20世纪60年代之前,大凡村庄都有土地庙。土地庙承载着一方乡土的丧葬文化,凝聚着亲人们对死者的沉痛哀思。

土地庙或用石块垒成,或用青砖砌就,规模不大,不足人高,纯粹是一座简明的微缩庙宇,里面供奉着土地爷。

土地爷是主管一方乡土的神祇,谁家的亲人过世了,都要到土地庙报庙,让土地爷给予注销户口,祈祷土地爷照顾刚刚辞世的亡灵。当然,不能让土地爷白忙活,自然而然要化些纸钱。既然土地爷要享受人间香火,故土地庙距村子一般不太远,仅五六百米而已。故乡的土地庙位于村子东南面的丘陵阳坡,下临山溪,藏风聚气,格外僻静。据村民口头相传,当初先人选址安村时虑事不周,没在村子附近建个土地庙,因此村里死了人就没法报庙送亡灵了。人来阳世一趟不容易,到末了没个完美的收场,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。几个村老凑在一起谈及此事,皆有同感,一致认为,这码事咱们这一辈人务必完成,倘若推给后人,还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。家有千口,主事一人,这事当请蔺老爷子定夺。

蔺老爷子是村里辈分最高、年纪最大的老人,他德高望重,虽说年近百岁,却没病没殃,耳不聋眼不花,思路相当清晰。他听完几个村老的请求后,郑重其事地说,土地爷的衙儿再低,也是玉皇大帝下派到凡间的神祇。一神管一村,村里死了人都由他直接交给阎王爷,不然的话,亡灵过不了奈何桥,就沦为四处游荡的野鬼了。这些年来,咱们有住处,可土地爷却没有安身的捻儿。我赞成你们的意见,这码事应求赵老大帮忙,当然不能让人家白忙活,可让老少爷们凑些粮食给他。

赵老大是这一带山村鼎鼎有名的石匠,心灵手巧,性格豪爽,有求必应,见蔺老爷子和几个村老请他修庙镗神,这等善事岂能推辞,便痛快应允。时值老秋,正是农闲季节。赵老大带上镗子锤,在村北山上物色好六块青石板,抡锤持镗崩咯崩咯镗将起来。他胸有成竹,技艺娴熟,几天下来,就将青石板一一镗好。村民们将其抬到村子东南面的丘陵之阳坡,一座土地庙竟拼凑得严丝合缝,上有瓦垅,下有门窗,小巧别致,煞是好看。赵老大又一鼓作气镗出一个慈眉善眼、袖手端坐的土地爷,置于庙内,浑然一体,庄重肃穆。有人建议,土地爷独守小庙,太冷清太寂寞了,何不镗个土地婆陪伴着。有人随声附和,灶王爷还配有俩夫人,土地爷的衙儿比灶王爷大,应该给他镗上两个。蔺老爷子略加思索,一锤定音:两个老婆爱吵架,就镗一个吧。赵老大遵言而行,很快将土地婆镗好了,另外,还镗了一个香炉。

这一来,村里死了人,丧主就循规蹈矩地到土地爷那儿报庙,为亡灵送水送饭,化些纸钱作为盘缠,并分一点给游魂野鬼,免得他们闻讯赶来疯抢疯夺。报庙的孝子孝孙,亲份近支往往有一二十人,沿着山路迤迤而行,表情都很凄楚,成为山村一道独特的丧葬文化风景。

土地爷是庇护一村百姓的神祇,谁家摊上七灾八难的,便到土地庙烧香烧纸,祈祷土地爷消灾免殃,据说往往奏效。赵老大的妻子对此深信不疑。赵老大则面露讥笑,什么神呀鬼的,纯粹是自己糊弄自己。就拿土地爷来说吧,本来是块普普通通的石头,经我一镗,就变成神了,就开始享用人间香火了。

当年的土地庙毁于“文革”时期,现已荡然无存,土地爷和土地婆也不知身在何处……